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柏桦

YANG SHU

杨述

BALDERDASH

梦呓者



0.7
.1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食指, 许江主编.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34-6317-2

I. 中... II. ①食... ②许... III. 艺术家—评传—中国—现代—画册 IV. K825.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56578号

策 划 / 三尚艺术

特约编辑 / 陈子劲 张 健 熊 磊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3号楼2层,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84853332

编辑总监 / 刘 峥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康 丽 杨 健

设 计 / 郑子杰 王 梓 卜秀敏

印 制 /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12印张

出版日期 / 2006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6317-2

定 价 / 580元 (全套1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K825.7 -

Y272.1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柏桦

YANG SHU

杨述

BALDERDASH

梦呓者

序言一

如此规模地组织当代重要诗人写画家介绍画作，不仅是一个创举，准确地说，是恢复了一座古老的文化桥梁，把诗人和画家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兼兄弟关系又建立起来。从文化的角度看，一批在汉语中成长的画家当然要用汉语的眼光来理解、认识、批判。

精神转化为产品，是时代的趋势，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按照各自的规律向前发展，它们并不同步，但在某一点上有时会达成平衡或统一。比如一幅画在一个家庭体现了双重价值。

但艺术品进入民间市场不应该是一件盲目的事情，必须建立良好的秩序，这需要时间和过程，重要的是需要一批人为此付出努力。首先就是要培养大家的感受力和鉴赏力，逐渐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什么是传统和创新，怎么样的画才有价值，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谁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画家。

通过人类学意义上人性最敏感的诗人，我们进入一个画家的灵魂。他们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大多地方他们也是普通人，而在某一处，他们显现了神奇的记忆。对一幅作品的评判首先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拷问。

这套书的出版可喜可贺，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如此大面积的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最重要的画家在同时做着一件认真细致的工作。

我感谢他们！

食指 2006.8

Prefac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are gathered together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write about painters as well as their masterpieces. This large-scaled activity serves not only as a pioneering work, but a bridge through whic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of brotherhood between poets and painters is restored. Culturally speaking, painters raised in a Chinese-speaking environment will undoubtedly try to appreciate paintings with eyes peculiar to the Chinese.

To convert spiritual intelligence into tangible products is the current practice, which shows the progress of our civilization. Though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advanced in their own orbit yet not synchronically, the point will somehow be arrived at when balance or unity is reached between them. A painting hanging in a room is just an example to the poin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bove-mentioned double values for a family.

But art works should never hit market blindly. A fine order is a must, which requires time to develop, and most of all, efforts devoted by lots of people. To begin with, we should nurture people's se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Gradually, we must let more to discern what a lasting art work is, what tradition and creation are, and what a valuable painting is. But all of these are possible only when the precondition is satisfied, that is, there lives a real excellent painter.

Anthropologically, poets, through whom we may enter into painters' souls, a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human nature. They are mostly ordinary mortal people of flesh and blood, whose lives are also full of joys and sorrows. But in one particular place, they, somehow, display their unique wizardly power to see A to Z of all details of everything and express them without any omission, which can be briefly said as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his emotion, imagination, intellect and intuition. Therefore, for a poet to pass his judgments on to a piece of art work, he has to be first all of put to the torture of his soul.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t of books is a delightful event, for it fills up the gaps, and gathers together nationwide the most excellent poets and important painters to be painstaking with the common task.

I hereby give my thanks to all of them!

By Shi Zhi August, 2006

序言二

西汉杨雄曰：“言，心声也。”诗与画都从于心。

今天，我们带着一颗诚挚的心在这里相会。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在这里，诗与画在这里，找寻彼此相识相知的气息和心迹，并以此去召唤真正富于诗性和画意的生活。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诗人是一种灵魂的类型。这种灵魂总在漂泊，居无定所，并总是从躯体上抽离出去，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回望自己，返观自照。诗人总是在远方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真正的生活，但是他却永远到不了那里去。并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称得上诗人。许多从事别的行业的人们那里，却蕴含着诗性。真正的诗人在生活中。我们向真正的诗人们致敬！

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缺少诗人却盛产歌星的年代。那歌总将诗的思想和激愤掷去，却将浮华张扬；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将一切都插电的年代。诗言志的本色被淹没在世界的图化和碟化的绚烂之中，诗人的赤诚与明澈正面对着媒体独裁和技术优先的双重黑衣。

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没有诗性的生活。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将许多假象滥充为诗性。所以，我们走在一起，重新寻找诗的气息，重新寻找诗性和诗人的灵魂。

许江 2006.5

Preface

A well-known Chinese poet once said: Words are the voice of the heart, so are paintings. Also, our ancestors believed that both writings and paintings originate from our heart.

And today, with sincere hearts, we, poets and painters, are meeting here.

As one passage from a poem goes, Swallows, like the ones I knew, return. Like the swallows we are now here in search of a kind of feeling and atmosphere that are understood and familiar to us, in an attempt to call on a truly poetic and picturesque life.

Poet is neither an occupation, nor a social stratum. Poet is kind of an unsettled soul, always on the drift. Often it retires itself from the flesh body, and looks back on itself from the remote horizon. It is usually in the distance that poets find his true self, as well as true life, a place he can never reach. Not all that compose poems are poets; poets may also be found among people in all works of life. True poets hide themselves in our daily lives. Let us salute to all the true poets at present.

Ours is a time which lacks in poets and which produces too many popular stars, who, more often than not, cast away poetic thought and feelings, leaving only the vain glory. It is tim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plugged in. The mission of the poetry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s has already been forgotten and lost in the false splendor of the madding world, and the loyalty and purity in poets are now faced with the double dark forces: media which dictates,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put on priority.

We can have no poems in our life, but we can never tolerate life without poetry, or life permeated with pseudo-poetry. So, let us be together, rediscovering the aroma of poems since forgotten, the poetry in our time and the soul of the poets.

By Xu Jiang May, 2006



目 录

10	引子 飞车来成都
10	天才的火花来自一声枪响
12	在迷惘中异军突起
14	一个饥渴的大胃在猛吸
16	难忘 1989
17	考验：金钱或艺术
19	向西，再向西
21	低谷与转机
25	再接再厉
26	杨述的艺术观
29	从现代到后现代
33	杨述作品



柏桦，著名诗人。生于重庆。
是中国当代抒情诗风的开辟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汉语诗歌界，
他的天赋像慧星一样划过夜空，启明了汉语诗歌。
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多次获奖。
现执教于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杨述，1965 年生于重庆。现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多次在国内外举办和参加重要展览，
作品被上海美术馆、深圳美术馆等国内外重要美术馆收藏。
2007 年 5 月，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
代表作有：《无题》系列、《绘画日记》等。

引子 飞车来成都

2006年7月26日下午，罗发辉打电话对我说，他的同学杨述（现在重庆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将于当日黄昏飞车赶来成都与我见面。之前，我曾于今年5月在杭州“诗画印刷”活动（三尚艺术主办）上短暂与其见过面，画家杨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身材高大，精神十足，表面上看去粗犷泼辣，属好动之人，但经简单交谈之后，我发现他的内心还是十分敏感细致的。后来，看他的画，更证明了此点：他的画迎面扑来虽迅猛刺目，但其笔触仍透出内心的警策锐利。我想这样的性格反差也正是他的艺术张力之所在。

是日，我与杨述见了面，同时还从发辉处得知他曾在一天之内开一辆破车（似乎是富康）从石家庄到重庆。当晚，我与杨述交流并不多，但基本情况我已心中有数。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时，他告诉我昨晚他与发辉等人又打了一个通宵的麻将。于是杨述给我留下如下了一幅艺术家的肖像：开飞车，打麻将，吃老火锅，玩军事模型（这是他自己说的）。就这样，杨述日日夜夜沉浸在世俗生活的热情与喧闹里，也正是在这番沉浸中，他体验并升华着有关城市生活的艺术。

为了更深一步探讨其人其画，本文将采用历史性架构对画家杨述进行一番议论评述。下面就让我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吧。

天才的火花来自一声枪响

1965年1月17日，杨述出生于重庆市大坪医院。他后来回忆道：

“在我的印象中，读过的西方译著（哲学、诗歌、文学）远多于中国的传统经典。说来好笑，我受教育的过程经历了国内从封闭到开放的转折期，人生注定被烙上历史的印迹，到了后来，也懒得去补课了。耳濡目染，也喜欢一些传统家具、石刻、木雕，尽管有时因为接业务会接触一些传统的東西来讨好对方，但要寻回逝去的记忆中的风景，其实已永无可能。我曾度过小学时光的磁器口，现在变得很有名，成为重庆为数不多的保留下来的老街中最吸引游客的地方。我曾去过几次，感受了人潮的恐怖，看来记忆的问题是共同的。那是70年代中，混沌和暴力充斥在空气里。记得那时曾与一些大一点的娃儿，做了一把火药枪，上英语课的时候在教室后面放了一响，看着上了年纪的老师被气得浑身发抖，一群人在那里嘻嘻哈哈，满不在乎。那时不喜欢上课，成天喜欢和一帮哥们儿在大街上闲逛，同女孩约会。记得家里藏有一些前苏联的雕塑的书，看了书里的人

体雕塑，照着做了一个，放在书包里，不时修修作作，过程中，心里充满极大快意。其实，在以后的人生中，艺术的意义一直困惑着我，直到如今。”

这是一段集中的、浓缩的回忆。磁器口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关键词。我知道他曾于1970年至1975年在那里读小学。他的母亲当时在红岩电瓷厂上班，父亲在四川美术学院教书，看来杨述的绘画才能是有点家学渊源的。情况也确如此，他于1975年曾跟随父亲去了都江堰二王庙为李冰父子塑像着色，而就是这一次远行，让他不仅目睹了父亲的艺术工作，也陶醉在都江堰古意盎然的蜀风之中。某种传统的风物、艺术浸润着他的少年情怀，他从此开始接触油画，并完成了平生第一次风景写生。这一次都江堰之行对于他的一生是决定性的，它成为一个象征并必然改变着他的人生。

命运的确讲究机缘巧合，据我所知，磁器口是重庆惟一一处古风尚存的去处，那里民风质朴，饮食颇得川东精髓，而且还集中了古玩、玉器、传统家具、木雕、石刻等艺术品。它曾经还是重庆的一个繁华码头。这个地方对于在新中国长大的人来说也不陌生，因为江姐就是在这里被叛徒甫志高出卖的，疯子华子良也常出没于此。总之，磁器口是重庆的一个传奇亮点。而我们画家的童年、少年时光正是在这里度过的，专门指出这点，不外是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杨述画风中不仅只有西洋之影响，同时也存在中国传统之影响（有关其绘画方面所受的影响后面还要讨论）。

磁器口的第二十八中学也是我较为熟悉的一所学校，此校颇为古老，建筑也很有特色，因有民国遗风，一见就有亲切之感。杨述1976年在那里读初中，如他在回忆中所说，整天不务学习之正业，游手好闲，与一帮混子疯玩，而且开始了过早的初恋。同时，为了当一次英雄，他甚至制造了一把火药枪公开在上课时放了一响。青春期的反叛在杨述身上看来是提前到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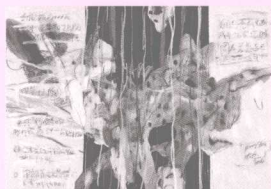
杨述在少年时代的胡作非为，我们可将之看作是一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经之路，因为一个艺术家对自我的认识与确立必然非同凡人，而且他往往是不得不这样做。他后来天才的火花就是通过这一声教室中的枪响燃成熊熊火焰的，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断言。同时，杨述的少年意气还使我想到了西班牙画家达利小时候的情形，达利在《达利的秘密生活》一书中这样说过：“小国王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同一切人一切事对着干’成了我的口号和行动指南。我在儿童时代总是与众不同，但并非有意为之。而此时（指少年时代，作者注）我则是有意识地显示自己的特殊性，公开同一切人唱反调。只要有人说‘黑’，我马上就反驳说‘白’；只要有人彬彬有礼地脱帽致敬，



无题 2006No.12



无题 2006No.3



无题 2006No.5



无题 2005

我就不失时机地吐口水、骂脏话。我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我与别人行为的任何偶然吻合都会使我气得发晕，甚至嚎啕大哭。我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我就是与众不同，无论在哪方面都同任何人不一样！我是个独一无二的人！你们好好听着：独一无二！”11岁的杨述就以一声枪响宣告了他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一点上，杨述和达利堪称少年知音。

在迷惘中异军突起

和不良少年玩耍，和同班女孩谈恋爱，学习成绩下降以及放枪事件等，引起了杨述父母的注意，他们强行将杨述转校到了他父亲工作的地方黄桷坪，四川美术学院旁的第三十三中学，这正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经典案例的重演：孟母三迁，说来说去都是为了帮小孩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其实，杨述的都江堰之行及后来暗中捏拿的人体雕塑也预示了他改变的内在原因。

1978年是杨述命运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他以13岁的年龄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属中学。人生的航船真是一帆风顺。1981年，他又顺理成章地考入了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正式成为一名大学生。

当时的中国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一切都百废待兴，杨述正生逢其时。他在《流亡者的孤独》一文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与心情：

“搬到黄桷坪到现在，20年过去了。我想我属于幸运的人，经历了历史的剧烈变化，在潮流中漂荡，随波逐流。在美院附中到大学的这一段时间，是中国闸门打开的时候，那时的人们并不清楚什么是物质的诱惑，生活得非常地精神。一小块文字，很糟糕的印刷品，都可能激起你心中的快意和感动。有很多流传的故事，‘粉子’（四川话，指美女）这个词是那时的发明，从‘伤痕艺术’到‘乡土艺术’到‘85新潮美术’，人们前仆后继涌向理想的彼岸，回想起来，境界真的很高。没有流行文化，艺术和艺术家都是时尚的，日子清贫但还算高兴。‘85新潮美术’时期让我体验到反叛体制的意义，但具有讽刺意思的是，我一直在学院体制的庇护下生存和发展，现在也许还会继续。本质上的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虚无的世界观，无法去面对生活的正面和积极的意义，毫无方向感。花很多时间无聊的兴趣上，如麻将、军事模型。研究生毕业后，记得有一间小的画室，吃饭、睡觉、画画、打麻将都在那里，画一会儿，又去摸两把，那时画了一大堆人像和关于麻将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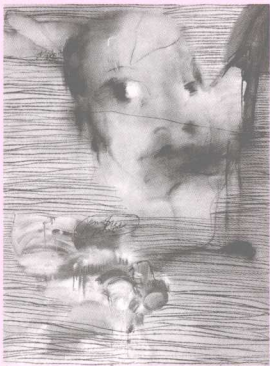
“人的一生注定会顺着某种轨迹运动。我们那时的学习基本上从印刷品的‘误读’得来，‘85时期’成长的画家想必都有同感。当

时美院的教师阅览室有一些像台湾的《艺术家》、美国的《艺术新闻》等刊物，比较不同的资讯，断层的感觉很强烈，不同的思想方式促使你去思考现状，怀疑秩序合理性，因为当时的教育完全是前苏联的那一套很死板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式。我想这个逆反过程的动因，其实也包含着寻找艺术的意义这一终极目的本身。1984年‘韩默藏画展’在北京举办的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德国表现主义画展”。‘表现主义很重要的特点是它带有普遍革命的理想而不是只局限于美学范围，它的倡导者们不管所持什么不同的观点，都深信推翻现有的价值观念和美学迫切性这种信念是所有表现主义者行动和思想的乌托邦式的宗旨。’许多艺术家像乔治·格罗兹、马克斯·贝克曼等等，都给我很深的影响。”

从中可见，杨述在美院读书期间有激情的一面，有迷惘的一面，也有思考的一面，这种内在的冲突构成了他艺术的出发点。当时中国的情形亦如此，一方面要求迅猛的改革，一方面又有过去保守的后遗症。这一点德国学者乌苏拉·潘汉斯看得很清楚：

“自从大约100年以前，中国的艺术就为西方国家传入的所谓现实主义表现模式所主导，大多继承了19世纪官方的布尔乔亚艺术，而前卫艺术仅仅在小圈子里流传，官方艺术界对此既不理解，更不接受。在中国，一段时期流行艺术样式有着强烈的政治宣传目的，直到80年代才首次遭到了质疑。一些在艺术院校当教师的艺术家有机会在图书馆里看到西方现代艺术作品，其时，这样的作品完全在中国人的视野之外。当然，这些书是不能给艺术学生看的，老师们必须过滤掉现代艺术中那些令人不安的信息：情色、抽象、挑衅，甚至侵略；形式主义、表现主义乃至超现实主义，总之，一切让人无法理解的、混乱的、非自然的行为。中国艺术学院的教学计划一直完全依赖学院式教育，但是很多有才华的学生毫不犹豫地去想办法找来有现当代西方艺术复制品的书籍，中国艺术面貌的大改观就此孕育。”

年轻的杨述就这样摸索着，靠着自身对现代艺术的敏感一步一步往前走。从一开始，他就显示了特立独行的天赋，他果然与众不同，没有去追随当时的“伤痕艺术”、“乡土艺术”以及“85新潮”，而是将目光放在城市这一主题上。“在最早一批以城市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年轻画家中，杨述是佼佼者。这是青年一代的敏感，敏感到今日社会以都市为中心，许多当代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都在都市的膨胀与蔓延中展开，所以，杨述的出现，对乡土画风而言，是一种异端”（王林语）。今天，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异端宣告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诞生。他大学二年级时创作的一幅《街道》就带有深刻



无题 2005No.30



无题 2005No.31



无题 2004No.3

的预言性质，该作品还参加过学院进京油画作品展，并发表于当时的《河北画报》。正如杨述自己所说：“大学期间，看当时苏联当代先锋艺术品的印刷品和在成都的‘蒙克画展’，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德国表现主义画展’，对当时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影响很大，创作出了一批风景、景物作品。大学毕业创作深受毕加索、米罗画风的影响。”这批大学毕业作品主要画了一组西双版纳的风景与人物，后来他认为风格稍有点乱，其中有毕加索粉红色时期的味道，如小丑形象；米罗的半抽象味道，如各种符号、月亮等。即便如此，杨述仍加入了西双版纳的风物特征。现在看来，同样有所突破，虽然是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技法，但在当时亦难能可贵，不必苛求。

一个饥渴的大胃在猛吸

1985年，“少年心事当拿云”（李贺诗句）的杨述再接再厉，于大学毕业的当年又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的研究生。青春、理想、现实等在他以及比他年长的青年画家张晓刚、叶永青等人身上交相辉映。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相互激励、刺激，整个研究生阶段，杨述的学习欲和创作欲大盛。

这一时期，杨述反叛式的自我教育产生的一大批纸上绘画作品也许不是偶然：用铅笔、钢笔、粉笔、彩色铅笔或水彩在纸上作画，没有任何限制，不在老师警惕的眼皮下。这段时间，杨述为现代西方艺术大师所折服，要开出名单可是长长的一串：毕加索、马蒂斯、费尔南多·莱加、安德烈·马森、夏加尔、马克斯·恩斯特、保罗·克利、琼·米罗、马克斯·贝克曼、乔治·格罗兹、恩斯特·路德维希·克什纳、让·杜巴菲，甚至还有伯纳德·巴菲、A·R·彭克、德·库宁、波洛克等等。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位年轻的学生并没有简单地图解那些当代的西方艺术大师。他只是利用他们的观念使自己的语言更加自由。他有时稍作夸张，有时相互结合，有时以个性化的叙事方式置换，因此，要找出他模仿的出处并非易事——他那倒置的裸体女郎，长着嗅觉敏锐的鼻子、充满欲望的嘴巴，是从哪位西方大师那里走私来的呢？有了观念置换的认识，杨述就可以游戏于图式语言中，作为视觉效果的一部分，这也自有其价值。开始的两年中，他用很细的线条画小幅绘品，讲述诙谐的情色故事，这当然不是正统教育的结果。与欲望的日常障碍经常斗争的结果是，他很快就画起了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令人兴奋的、表达情色欲望的画作。他毫不避讳各种各样的张力，“美丽的与丑陋的、施魔的与去魅的、拥挤的、纠结的、加工的。从一开始，他的语汇就是裸体

的或衣着宽松的女人、艺术家自己、他所生活的城市和房子、街道、汽车、动物，还有鱼，大多都已经被啃成了骨头架子，却还长着个小丑似的人脸”（乌苏拉·潘汉斯语）。

正如乌苏拉所说，精神饱满的杨述正怀着一个饥渴的大胃在猛烈吸收西方艺术大师的观念和技法，同时我们得记住，杨述的胃是一个中国胃，它有一套消化系统和功能，并非全盘吞下。后来证明，杨述的吸收及转化功能都很好，他通过中国的都市，尤其是对他那最具特色的家乡重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创造性的突破与转化。终于，他在1988年研究生毕业创作时有了自己的创作面貌，同时也受到了批评家的关注。著名美术批评家王林就最早敏锐地捕捉到了杨述的与众不同：

“1988年，杨述从四川美院油画系研究生毕业，其作品即引起批评界强烈反应，不少人把他视为中国新表现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杨述之作鲜明呈现出和新潮画家们不同的心态。此一时期，杨述、沈晓彤、忻海洲等一批画家的创作，预示着中国新艺术在题材内容和价值取向上的转换，即放弃文化反叛和运动心态，直接切入与己相关的社会生活，呈现更加个体化和更加生活化的精神状态。接下来便是‘89后新生代绘画’的出现。”

“和北京新生代绘画不同，杨述的作品很少嘻皮笑脸和玩世不恭，也从不投合批评家对这一代画家的定向选择。他视艺术为人生信仰，为生活方式，而不是机会与工具，这种持之以恒的信念使他对艺术创作自身的生长性充满善意、爱护和期待。或者说，他并不像有些同龄人那样，急于‘过把瘾就死’，为自己规定的时间很短。在中国美术界，的确有不少画家像打慌了的兔儿，投机钻营，四处奔突，而批评界对青年画家的推出就像是守株待兔的寓意。”

杨述凭才气和敏感作画，生在学院而远离学院派。他随心所欲地选取形式、画法和构造方式，仿佛从熟悉的城市森林中走过，顺手采摘许多片段，然后加以利用。他的画从来不是真实场景的再现，而是把各种真实形象符号化、色彩化，用近乎涂鸦的方式画出来，使画面成为都市信息与私人生活的组合与装配。其间有想象，有戏谑，有讽刺，也有批判。画家不回避任何东西，当然也不回避倾向性。他早期的作品更多地表达都市生活的新鲜与生动。如1988年的《无题》，其间充满激动人心的宣泄性，如“唐朝”、“黑豹”（指摇滚乐队）一样凄厉。但杨述并不由此走向沉重，他仍然是在破坏中寻找美感和快意。作品往往以大块色域分割画面，其间时而隐晦地出现肌理，在自由任性、粗野直接的形式中，你会发现画家精心构置的色彩关